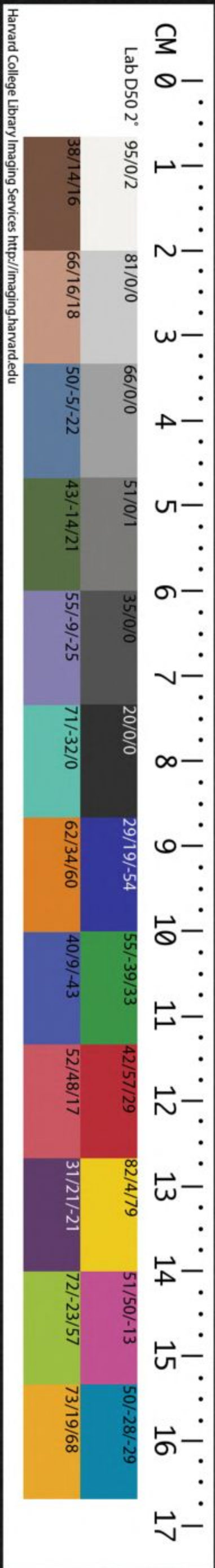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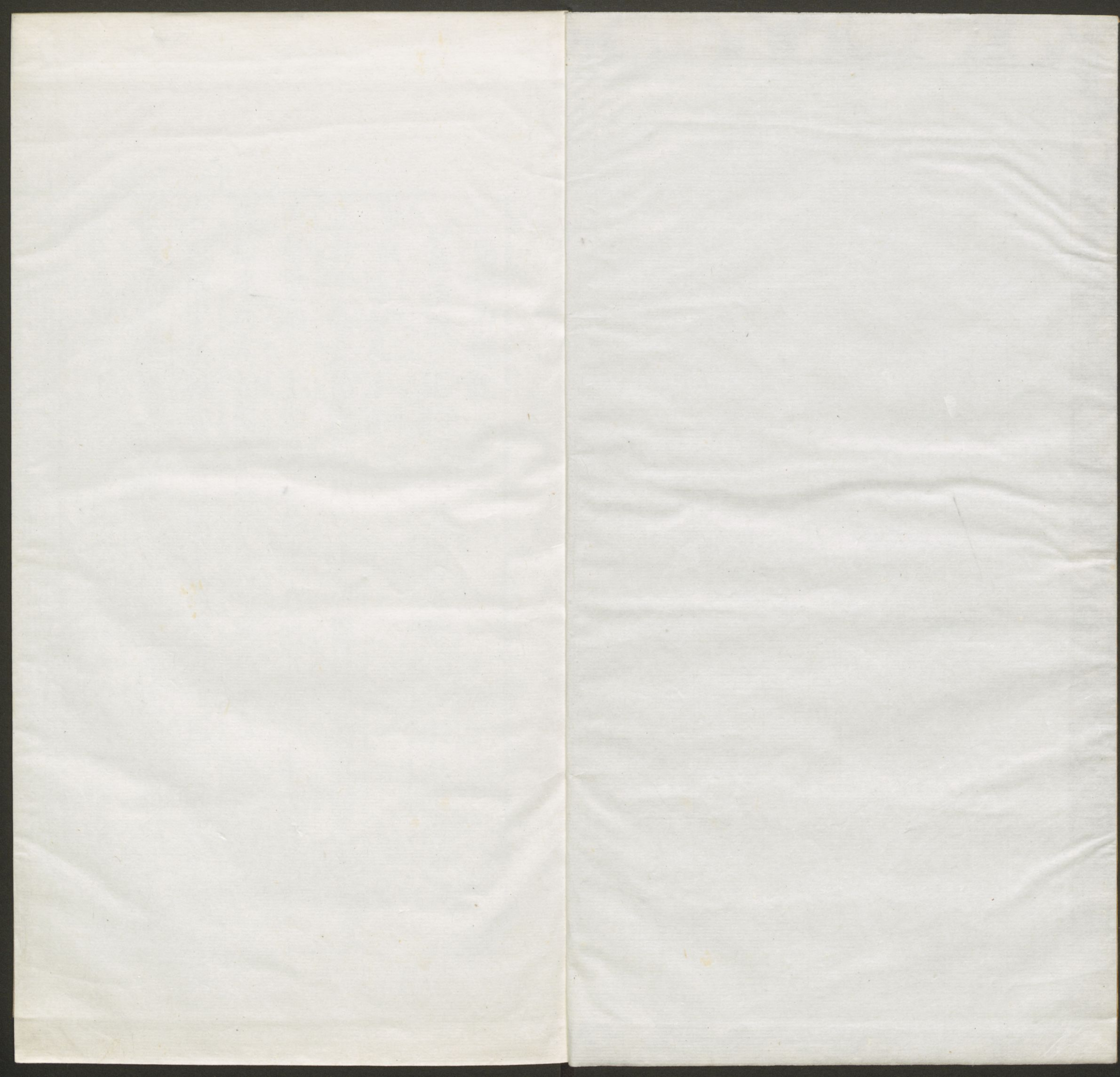


T2720/7914B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





皇明世宗憲皇帝通鑑卷之三

東莞伯陳

建

精李臣孫元

序

甲辰

正月李長徐廷等以

奉請臣奉

上即吳王位是日司官請封李長等

因徐廷為左相國常遇春命通海為中

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中

推戴自然建國之禮而先正朝祀

先臣東威而下移山之法度

亂今廣州大行宮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三

東莞元臣陳

建

年

橋李臣岳元聲

訂

庠生沈國元

校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

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

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搔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取克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征視師督諸將攻之城

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

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

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偽漢陳同諶驍捷善

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

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偽將岳州潑張率

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我師繫之擒潑張悉其眾復擊擒

其偽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

降理啣臂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 上憐之命

天地之心

傳同金胆暑
遊又誠不可沒
至于集火吹亮
路客刺由必所
由然回不足怪
只是却湯之
夜屢危復毋
竟成大業真
命天子固不疑
雞細人不知天
命是可強耳

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

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飢困命給

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江西

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

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

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新塗土豪鄧仲廉叛。聚衆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俞通海汪興祖

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歿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歿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歿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設給事中。○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

八月 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爾。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去。脇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幽達識帖睦爾于加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脅普花帖木兒爲請。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

必欲受王爵
于元身去氣
便不天

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且歿。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九月 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僞知院姜瑀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

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
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僞丞相
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
誠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後擊
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圍長興矣。炳文守
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時僞漢將熊天瑞尚
竊據贛州。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
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
愈摠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
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

攻贛州。圍之未下。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
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
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
過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
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
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
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
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
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走永州。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吳二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庶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二日有一星一月○偽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寇諸新城圍之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歿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歎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

皇明實錄卷之二
軍即橫梁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間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震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讒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洩士誠

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

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

士誠行九四

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

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歿惟將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爲張士誠所據

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

皇明通志卷之三
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
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多
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
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
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
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
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上
待士之誠○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

擾邊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
等討之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
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
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
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蹙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
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
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歿 上
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
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填三
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

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
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
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
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
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
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
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
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
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
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

張士不敢
閱必沒者三
人之力也三
保障固士識
久爲籠中物
矣

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
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
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
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
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國寶擊潰
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
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

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有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

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食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則此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一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鎮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來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蹠羣雄而顛倒之首，僞漢次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聖祖妙識其幾，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讐敵。孤城血戰於貔貅萬竈之強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鏖僞漢而殲之。是蔽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旣滅于焉，併力向

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建按善守蔽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勳，四臣一揆也。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基其源而欲遏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
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
之富實也

二月歲星退行犯房○丁亥白虹亘天凡五道其第三道
貫日○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容
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
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
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先是馮勝等攻高郵守將僞
僉院俞中固守不下至是達等併力急攻始克之執俞中

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
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
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
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
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
州于是 上嘉其知命識微以免生民膏鋒鏑授大都督
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
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
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今達以兵絕其隘達如 旨進兵遂

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

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

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

拒守甚堅，政乃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

支。濟乃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起兵進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

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于是

始破之。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

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

而元將竹真引衆兵表援救我師，與戰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

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

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爲江淮行

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

資覽閱。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于宮中無

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棄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為文祭之，辭極哀痛。後世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元以有定敗胡深，故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

莫我難良
可與余關
等並傳矣

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歎曰：賊豈人為乎？乃以書責其悖逆之罪。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圍其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其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

江南巨敵
友諒不識
都陽之校
犯危厄諸將
頗有解師之
意惟常過者
張日不言快

意乘此物
陳八卒致珍
代周之舉諸將
退循不前惟徐
達決意進討
士誠就傳登
有其也二臣
真國首功也

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其屋中
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
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喜
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
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
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
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左諭之
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
江南群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
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為。其

真
澤及行骨仁人
用心真與天地
同休矣觀其
偽漢陳理先念
使死論友諒必
甘妻子資裝
悉全自隨不
誠先我諸將也
優異其母莫

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菽。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
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
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
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
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
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
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
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
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
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皇明通志卷之三

五

我太祖仁聖開基
所以遠邁漢唐
超軼湯武而
為萬古之一
帝也至于定
計於帷幄之
中決勝于千里
之外指畫籌
運無不中
事定功成皆出
而謀在一時諸
將之右則又智
勇天錫而非
人力之所能及
也

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
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
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
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
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偽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崑山。與敵兵水
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
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

經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眾大
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
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
誠倚之。於是皆降。士誠為之喪氣。遂以呂珍等徇于湖州。
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麒舉城降。華
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摠水陸師下浙江。
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舜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
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聞之。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三十一
懼遣其負外方彛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負外
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彛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
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它意乎文忠
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
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
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
釜即礫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
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
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
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

大快

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
於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
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
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
着人皆歿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忽忽計無所出
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
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
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
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
民大悅偽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

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

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

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

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

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當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

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

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

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

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

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

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

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爲平章政事命復姓李

氏○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

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

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

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為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為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王業不偏
安即察罕

臣建曰使察罕不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擴廓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為

不死斷魚
偏安南方之
理蓋此時形
勢已不兩立
或者廢力累
多事誠有
之陳建之言
疑未必然

南非此書所以為擴廓諭者甚忠而惜乎其蔽而
莫悟也嗚呼豈非天欲我 皇明成混一大業耶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降擢德為
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
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
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
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槊刺韓乙墜
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
陣于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
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
潰溺歿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

餘匹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
租賦有差諭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
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
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
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
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歎曰吾嘗在
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
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三
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啟隆祚者也。將軍自管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勦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檄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於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將士莫能仰視。

按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虢國公。配享太廟。復塑像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

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旣而大雨。郡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

更老成
更痛澈

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有歸，登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身亡滅，遺說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痛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遠已稱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相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焉。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美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湓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窘。○丁德興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三
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時姑蘇圍益急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甕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

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失一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歿固當不然徒

皇明通志 卷之五
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

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旣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築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

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
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
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
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

好烈婦其
士誠者亦
好男子也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
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
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使陳
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
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
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
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
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
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

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為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于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催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自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為宣

國公左相國徐達為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為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

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適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

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其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直去。亮祖入城撫

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何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上謂給事中吳去病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茂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志遠慮乎？先是承先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三
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械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

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闔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三
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晉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提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督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

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旣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三
晉平

皇明資治通鑑 卷之三
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

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及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因痛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及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

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旣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

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旣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五百與

戰佯敗走。達麾後軍齊進，俘斬甚衆。守沂州元將楊知院遁去。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花死之。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弃城遁，至東阿。叅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巳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和偕廖永忠、吳禎

等自明州

即寧波府

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

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道。○上出視園丘。世

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

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

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

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

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

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

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教天子知農
業恤民隱此
爲在帝王年
國長久之道
也

情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昭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是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徇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

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通志
卷之三

三

